

教师如何从“知识教授者”转变为“教学设计者”，如何从“教学主导者”成为有力的“学习支持者”，如何让“深度学习”在课堂有效落地？本刊刊发浙江省嵊州市逸夫小学教师的一组文章，围绕具体课例进行深度解读。

# 成为学生深度学习的支持者

## 学生发言权的观察与理解

□ 傅建科

自然界的生态往往是“弱肉强食”，如果我们的课堂生态也是如此，后进生就基本变成了“弱势群体”，优秀生中的一部分因为抢夺了大多数的课堂发言权，成了“强权小团体”。

通过最近的观课、学习和反思，我认识到良好的课堂生态应该是后进生有更多倾听、思考的时间和权利，他们被更多鼓励、推动着；优秀生应该有更多组织、串联的机会，他们的课堂发言

权应该有限度、有挑战。

我非常认同“少即是多”“慢即是快”的观点。因为求“快”，教师才往往期待优秀生能够把“标准答案”得出来，课堂发言权才渐渐沦为优秀生



友善的协同让课堂学习更加润泽

的“专利”；因为求“快”，优秀生才有更强烈的表达欲望，因为他们往往听不到其他同学课堂发言的可取之处；因为求“快”，后进生也越来越不愿意思考。因此，要营造良好的课堂生态，我们必须放弃“赶路”的念头，从“慢下来”开始。

我曾作为课堂观察员观察了周叶萍老师呈现的统编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八单元——人物鲁迅的相关作品导读，以及《少年闰土》一课。我所在的学习小组由小梦、小邱等4名学生组成，小梦非常热情主动，语文成绩优异，是学校写作社成员，也是周老师课后分享中讲到的近期重点关注的学生之一。我在课堂观察的是我身边的学生小邱。

当周老师带领学生进入第二个学习板块，布置学习单第二部分第1题后，大家进入了约8分钟的自学和小组交流。

我观察的学生小邱在自学的前4、

5分钟里，找到了诸如“联系课文第18自然段看出，因为‘我’小时候未见过，所以从插图中的‘我’一脸好奇”“文中少年闰土讲述的事情后面有多处省略号中看出，闰土说的还有许多新鲜事”“从闰土介绍雪地捕鸟一段话最后的‘你也去’中，感受到闰土很乐于和‘我’分享这些快乐”等多达几处以上的相关文字。我想：“小邱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给出这么多批注，也算得上一名学霸吧。”

可是在接下来的3、4分钟小组交流中，小邱第二个发言才说到1小时时，遭到了与第一位同学一样的境遇——小梦说：“好的，下一位同学还有吗？”接着，小梦就接过话语权，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她的学习心得。虽然小梦所说的整体上更加深入和独到，但从这一刻开始，小邱就几乎在充当一个“听众”和“记录者”。在接下来长达23分钟的全班交流中，小邱也没有再得到一次发言机会。

直到课堂进入最后的学习板块，小邱才有机会在这堂课中唯一一次拿起话筒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也再一次证实了我的想法，小邱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只不过她没有从小梦手中

“抢”过来更多的发言权。

观察同组学生学习的其他几位教师也关注到了类似现象，我们在课后的议课中一致认为，小梦虽是班级中的“顶级学霸”，但她在全班交流中起到了一个串联者，在小组里也充当了一个“压制者”，造成了“以一压三”的后果。

结合10月19日在越城区群贤小学观梁春萍老师与她所带的五（4）班学生一起呈现的统编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鸟的天堂》一课，与之后听梁老师《分离与联系——基于学习共同体的课堂深度学习探索》的观点报告中的一些做法，我觉得梁老师的一些做法能较大程度解决这个问题，即“当组内的学生在学习能力差异太大时，教师要制约能力特别强的学生，给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把简单的留给他们其他学生。”

我在班内也进行了几次尝试，我和两名学习困难学生的两个小组约定，小组代表的发言任务要留给学习困难的两个同学，其他同学只负责补充。出人意料的是，这两名学生的发言做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全面。我想，这不仅是因为他们

知道自己要代表小组发言而做到了认真倾听、记录小组内其他同学的发言，也是对自己深入理解、融合组内同学意见，根据发言需要组织语言表达的全新尝试。通过这样的练习，他们会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成为那样的发言者。

而小梦之所以会随意打断小组同学的发言，说明在她心中同学的发言需求显然没有自己要表达来得重要。同样，我班内两个学习困难的学生之所以能超常发挥，也是因为小组内其他同学发自内心的帮助和理解。这还需要教师做好榜样示范，真正做到心中每一个学生。备课中除了备学习内容和学习途径设计，更要备学生：蹲下来了解学生起点，静下心来思考要提供给学生什么样的内容和支架，教师之间深入探讨适合自己班级学生的深度学习议题。

只有“慢下来”，课堂发言权才能回归每一个学生；只有“慢”下来，优秀生才能真正有机会好好倾听其他同学的发言，体会到别人发言中有借鉴意义的观点；只有“慢”下来，后进生才不至于成为“被动接受者”，才有机会重新回到自己学习的“跑道”上。

在浙江省联盟第二届深度学习共同体学术研讨会上，我带着自己班的学生，就统编教材六年级上册“走进鲁迅”为主题的第一篇课文——《少年闰土》进行了课堂展示。

## 从“学习设计者”到“有效支持者”

□ 周叶萍

### 从“知识教授”走向“学习设计”

深度学习共同体理念下的课堂，高品质的学习设计就是要让问题变得富有张力。《少年闰土》是一篇老课文，但统编教材把这个单元内容进行了重新编排，课后习题也做了调整。新的单元，我们究竟要教给学生什么？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教研组对这篇老课文进行了新解读，发现单元篇章页的语文要素是——借助相关资料，理解课文主要内容。通过事情写一个人，表达出自己的情感。课后有四个板块内容：一是体会第一自然段“闰土”在“我”心中的美好；二是结合课文内容了解闰土；三是感受我的内心世界；四是仿照第一自然段写一个画面。

细细品读，我们发现这篇文章侧重在“我”眼里的“闰土”，感受字里行间的美好，学会把这样的美好表达出来。

如何设计高品质的学习设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从认知角度看，学习设计要指向深度理解和问题的解决；从自我角度看，要有助于学生的自主探索；从人际角度看，要有助于学生的有效沟通。简而言之，就是要设计有趣又富有张力的驱动问题。

搜索了许多名家的教学设计，几乎都是先认识“闰土”看瓜刺猹的画面，再认识“闰土”的外貌和他讲述的四件事进行一个概括。教师引领得很累，学生自主学习空间不大。那么，怎样才能打开学生的学习思路？我们先进行了尝试“你认识一个怎样的闰土”，最后发现这个问题答案几乎是平面的，很难与“我”挂钩。

偶然间，看到市教研员英国夫老师关于“走进鲁迅”单元的解读，讲到“相关资料”包含着注释和插图，给了我们灵感。

对比了老教材，我们发现这篇课文有一幅新的插图，新的插图不是鲁迅创作的，是读者根据自己的解读生成的一幅生动的画面。这幅插图有太多有趣的内容，包含太多的深意。而从这一幅插图关注文本，从文本中赏析插图之妙，不就是借助相关资料理解课文内容吗？

从这幅插图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信息？“闰土”的形象、“我”的内心、“我”眼里的“闰土”、“我”脑海中的美

好都能够感受到，这似乎能够解决课后几个板块的思考题。

有了这样的思考，最后一题仿写练笔，我们以前总是以纯粹的结构模仿为主，但这次却给予了新的解读：定格的照片，更多的是对美好的回忆。如何把这份美好表达出来——在一个美好的背景里发生的有趣的画面。

借助课后题和“走进鲁迅作品”，认识到鲁迅写作之高超这一上位概念，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块，借助插图，这篇文章的基础性问题和挑战性问题就出来了——

1. 出示插图，你关注到文章中的哪一段文字？标注出来，写出你的理由。
2. 这时的“我”脑海中还会浮现出什么画面？写下来。读读第一自然段，品味“我”脑海中为什么会浮现这样的画面？

### 从“教学主导”走向“学习支持”

上完《少年闰土》留给我许多思考，深感教师角色转变的考验和艰难。这一段课堂经历让我真切体会到教师不只是学习的设计者，更重要的是成为每一个学生深度学习的有力支持者。

#### 1.“撒网”后如何“收网”

一上课，我出示了课文，引导学生关注第二幅“插图”，借“透过插图，让你关注到课文中哪一部分文字，标注出来，写上理由”这一基础性问题，让学生开展自主学习。

学生经过自主思考、小组交流后，开始分享。

学生从闰土的外貌中品到独特的样子，从他的语言中感受到热情、见多识广、无拘无束、经验丰富、勇敢机智……从“我”的内心世界中感受到“我”的崇拜羡慕，对自己生活的不满。

在分享过程中，所有的观点就像大海中的鱼儿，丰富又有深度。观点在孩子们之间碰撞，我就在黑板上默默记录大家的思考。

突然，小张提到了“我”和闰土之间的身份对比，说“我”当时是个少爷，而闰土是个仆人的孩子，身份虽然差别很大，但是“我”却对他充满了崇拜。

一时激起千层浪——

“我”的无知与闰土的万事通，是

见识的对比。

“我”的四角天空与闰土的海边沙地，是自由的对比。

闰土初来乍到的羞涩和后来的侃侃而谈，是“我”的崇拜给他带来的变化。

……

学生在同伴思维的碰撞中，进入了深度学习的美好境界。我在黑板上标注“对比”时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反刍？如果反刍，学生肯定能够讲述，已经不需要二次深入思考，但是会不会在原地走了个来回？如果不会，这么多观点如撒网之鱼，会不会因观点零散，学生的知识无法构建？”

因为是公开课，时间不能太长，我在犹豫的瞬间作出决定，学生已经跑到这个点上，不反刍，继续。

课后研讨时，许多教师提到了课堂现场是否要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提炼与点化”。这一刻，我真后悔课上那瞬间的决定。的确，在深度学习的课堂，面对学生零散的观点，当局者真的会“迷”——教师该不该在现场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收网”？

上海师范大学副研究员陈静静提出：“当学生观点已经超出教师的预期，达到了一个制高点，可以选择还学生一片自由。或许这一次，教师在课堂上没有做知识的整理，看起来观点很零散，于掌握知识而言，似乎学生的知识建构还不完善，或许还有一部分学生没有跟上学习。作为教师，我们是否换个视角思考，这时候课堂已经结束，但学习并没有停止，当学生已经把所有观点探索好了，是否需要教师帮助建构？能不能学着让学生自由地再次建构？不妨下一节课去试试，让学生自己来，无论什么方式都行，把这堂课学到的所有知识整理出来。这样做，不仅学到了今天的知识，长此以往或许就培养了一种学会整理观点的终身受用的能力。”

这番话让我释然了。第二节课，我就给学生自由，尝试让学生整理上节课学到的内容，这才是每个学生真实的知识建构。这样的学习经历对学生来说，远比教师带着在课堂上“收网”意义深远。

#### 2.“漏网”后如何“补网”

临下课，班里的小梦已经完全进入了深度学习的状态。在品读“我”脑海中为什么会浮现这样的画面”时，她站起来提出这样一个问

题：“其间有个十一二岁的少年，这个少年是谁？”

这时边上有老师提醒我该下课了，瞬间我的注意力游离了，倾听处于松懈状态。当时我心里开始质疑，这个阅读能力不错的女孩，今天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还没等我发话，小张马上站起来为她解释：“课文第一节一句话不是清楚地写着，这少年便是闰土。”全班同学几乎都认同小张的话，小梦坐下不吭声了，我见下课时也到了，就匆匆下课了。

课例工作坊专家评议环节，莫国夫老师指出：“最后，那个女孩提出的问题，她究竟想问什么？很值得玩味的。”

莫国夫老师曾有一个观点：学习关键事件的背后是学生认知的世界。的确，一切学生的问题都有其问题背后的深意，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觉得有些遗憾，着急下课，没有捕捉到这个问题开展对话。

怎么办？“漏网之鱼”可以补救吗？我知道，大部分学生也跟我一样，没有真正理解小梦的问题，想当然认为小梦遗漏了“那少年便是闰土”这句话。

想了一天，我真的不想让这条“鱼”漏了。第二天早读课上，我询问大家是否还记得小梦昨天的问题。小梦再次说她的话，我饶有兴趣地说：“小梦是真的漏看了‘那少年便是闰土’吗？还是有什么新的想法？这十一二岁的少年到底是谁？”

我让大家再读读文章，品味一下“我”眼里的闰土，一起“反刍”。

思考片刻，大家小组交流后分享。许多小组感受到这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不仅是闰土，而且是住进了“我”的影子。与其说是回忆“闰土”，不如说是“我”的内心，闰土的样子罢了。

我让小梦谈谈她的想法，她却说出了不一样的观点：“这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其实就是所有像‘我’一样的生活在城里的所有渴望自由的人，包括现在的我们。鲁迅是在借这幅画面为千千万万的‘我’发声，希望都能获得自由。”真是精彩！我自叹不如小梦。

学习不分上下课，有趣的问题随时可以讨论，漏掉的问题捡起来再来也无妨。

课虽已结束，但是课堂带给我们的思考依然继续。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师就要成为教学的设计者，抓住学科本质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最大挑战，还要成为学生学习的动力引擎，及时捕捉学情是对教师专业技能的最大考验。



学情观察员蹲在学生身边观察学情

## 教师“思维错位”的形成

□ 钱浩

一开始接触学习共同体，以为“不讲”就是大招。因此，教师选择在课堂刻意“闭嘴”，可是课堂效率呈现出了“野茅草地”的尴尬。的确，“不讲”只是学习共同体粗浅的形式外衣，靠“封嘴”是撑不起学习共同体课堂的思维大厦的。

**现场有聚焦，关注学生当下的创生。**在研讨会的课堂学习现场，刘梦莹老师执教《青山不老》，学生小彤对其他同学认为老人“忍受孤独”提出质疑。课后小彤说：“我觉得老人其实并不孤独，因为老人已经把树林与自己融为一体，在长期的岁月里，老人并不是忍受着孤独，而是享受着孤独。他把孤独融进了自己的生命目标里。如果他觉得孤独，他应该会跟自己的女儿去城里居住。这些在课文中有许多资料可以佐证，比如……”可惜，刘老师在课堂上并没有敏锐地抓住关键信息“孤独”，及时进行引导性回应。一句“那么孤独，都忍受了！可见老人种树的艰苦”，又引着学生回到原来的思维层面。

**倾听有策略，关注教师倾听的磨砺。**回顾以往的观课，诸如以上的“断电”非常之多。究其根本，是因为课堂上教师的思维与学生的思维出现了错位。学生的思维创生已经到了更高层次的状态，而教师的思维底稿依然还在山脚下。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我认为教师倾听的敏感度不仅来自于对学生彻底的尊重和包容，更来自于脑海中教学目标的坚固设定。基于以上

思考，我们是否可以以下四个方面去努力：上公开课时努力使自己放松一点，建立基本的教学心理安全感，教师只有心中安全，才会彻底进入高度专注的倾听状态；在平常的课堂上，教师应充分磨砺自己的耳朵，树立“学生的话里有内涵”的倾听观念；提升文本深层解读能力，不停地训练提取学生思考与文本本生的融合点；明白课堂的思维创生呈现为一个塔形状态，塔尖是教学目标，塔尖以下是学生自我堆砌的思维积淀，学生的问题若紧依着目标，塔尖可以拔高。

的确，随着学习共同体课堂的深入，挑战性话题的思维触角也许会来自学生，来自于当下的激发和创生，充满不确定性和可再生性。

**串联有道法，迎接新挑战的来临。**在学习共同体的课堂学习现场，教师的倾听和反馈直接决定着课堂深度学习的走向和层次。课堂上，教师是否能敏锐捕捉学生当即创生的关键信息，与自己的教学目标建立高黏度的融合和攀升，是构建课堂深度学习力的关键所在。

不厌其烦地磨砺自己的耳朵，不断提升自己的深度倾听能力，是学习共同体课堂走向深度串联的保证。日本佐藤学教授在《静悄悄的革命》中的观点再次回荡——打开教室的门，使同僚形成同盟，形成共同体，形成教师成长新的学习力。而我们最终要做的就是磨砾倾听，抓住当下；解读文本，构建挑战。

（本版作者单位均系浙江省嵊州市逸夫小学）